

# 一部疫情时代人类命运“反思录”

——评卢新华小说新作《米勒》 □钱虹

作家卢新华自1978年发表轰动一时的《伤痕》以来,至今40余年来,就其文学创作数量而言,并非多产丰收的一位。他在文坛产生较大影响的,除《伤痕》外,还有《紫禁女》《伤魂》《财富如水》《三本书主义》等。这些作品,显示了虽然其身份经历了从中国知名作家到美籍华人作家的转变,但却初心不改,从《伤痕》至《伤魂》,其小说作品的取材,依旧较多地取自中国大地的城乡变化,以及由此带给中国人从物质到精神,从思想到观念,从道德到心理层面的冲击与嬗变。2019年他当选为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会长。其小说新作《米勒》(刊于《江南》2021年第6期)让人看到了卢新华近年来思想和创作变化。与他之前的作品相比,无论是题材的广度、描写的深度还是视野的开阔性、人物的多义性,都不可同日而语,也因此使不少读过此新作的读者感到“震动”。

首先,这部中篇小说讲述了两个本属不同世界的人物在异国他乡的“奇遇”及其人生角色、身份和命运的反转。小说一开头交代了“我”(泰瑞)和主人公米勒在洛杉矶卡莫利扑克牌赌场相识和后来的相遇:“那时,我是赌场发牌员,他是我牌桌上的玩家。我在牌桌上给他发过很多牌,他在牌桌上也丢给我不少小费。而当我离开赌场若干年后,又与他在塞布瑞士市的一个跳蚤市场不期而遇。不过,这时我们的身份已经反转,他是市场里的商家或者说小贩,我则成了他的顾客。他卖给我青竹、铁海棠和松红梅等,我付给他美元现钞。”一般而言,赌场发牌员与赌客之间,离开了赌场和牌桌,不太会有什么交集,发牌员每天要面对那么多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赌场玩家,为何“我”独独会对米勒留下较深的印象?是因为他“比朋友还朋友!我只要想起当发牌员那会儿的事,第一个就会想起他”;还是因为他嗜赌如命、散尽家财,赔光了一切家当而沦为跳蚤市场的小贩?这样的逻辑推理我们在不少以戒赌为题材的作品中司空见惯。《米勒》却反其道而行之,虽以其为“我”的主人公,但却围绕“我”与他几度相遇的不同身份与心理感受而展开。这位曾给“我”后来写“那本《财富如水》”以“启发”的人生失败者和命运多舛者,到底是何许人也?小说以层层剥笋的手法,将曾经的“出家人”与众不同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态度一步步展现出来。最初,“这个面容笑貌,言谈举止皆有弥勒佛之相,甚至名字也叫米勒的人”,虽“公然违背了佛教的戒律,成了坐在我牌桌上一个赌客”,却又“似乎输赢全不在乎,得失亦不系挂于心”,甚至当“我”好心提醒他“见好就收”时,他答曰:“什么是好?”并补充道“我不是来赌钱的”,令“我”心生狐疑,却又不得不承认,“这一定是个高人”。随着“我”与米勒接触多了,发现他来赌场确实“不是来赌钱的”,更多地似乎是来“现身说法”的:正是他在赌场如菩萨显灵般的指点,终使“我”觉悟:财富都是水,会一直流来流去的,促使我摆脱了赌场的金钱诱惑,重操笔墨,“那以后,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自撰稿

人,经常往返于中美两地,一边写作,一边讲学,同时也兼做慈善事业,不仅远离了赌场,甚至也远离了有关赌场的所有记忆。”这使我们不由得想起了作者本人的人生阅历。在作者之前的作品中,有关他从赌场牌桌上得到的人生与财富的启示,主要体现在其纪实性随笔集《财富如水》中,而很少显露在小说中。而《米勒》,则将二者结合起来,小说中的“我”(泰瑞)既是叙事者,也是当事人;既是作者的化身,也是“米勒”的受众或顾客,几重身份叠加,大大增强了小说的代入感与真实性。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作品的社会功能和审美功能是在读者阅读中实现的,而代入感和真实性的增强,无疑可以强化读者的接受度与信服感。这也是当今某些纯虚构的“穿越”小说越来越受到读者冷遇的原因之一。《米勒》通过这两位人物的赌场“奇遇”及其人生角色的互换和身份、命运的反转,表现了即使是在“只认金钱不认人”的西方世界和疯狂赌场上,也还有来自东方的“觉悟者”的灵光闪耀,提醒人们在金钱世界别“丢失自己”,正如米勒所言,“人很容易丢失自己的。丢失别人也是丢失自己。”

其次,“天涯沦落人”的主题再现和人生命运在现实世界的无奈、无助、无救和难以把握的形象演绎。《米勒》绝非小说版《财富如水》。疫情时代的世界发生了巨变,作家笔下的“我”也有了明显变化。在《米勒》中,我们再看不到卢新华之前小说中较为纯粹的某些人物:比如盲目服从“组织”而酿成亲情伦理悲剧的知青王晓华(《伤痕》);在政治漩涡中类似阿Q般跌宕起伏最终喝农药“自杀”的生产队长马骏奇(《魔》);在美国打开其天生闭锁的身体而又发生“血崩”的东方魔女石玉(《紫禁女》)……这些小说中的人物较容易归为某种类型,而“米勒”(乔森)却很难将其归为某种人物类型:他既是遁入空门、一心修成“无漏”之身的僧侣,又是出入赌场牌桌的玩家与参透金钱奥秘的“高人”;既是一个受其祖国柬埔寨通缉追捕多年的“杀人犯”,又是一个数十年不管身处何地皆守住“清白”之身的自食其力者。他来历不明,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哪里人我一下子也说不清楚。我在泰国、法国、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待过,能说七国语言。不过,我的出生地却是柬埔寨。”又补充一句,“当然,三代以上应该也有中国血统。”可谓实足是一位浪迹天涯的“地球人”。但这位从柬埔寨的丛林庙宇,为躲避杀身之祸,跨过山万水,终于逃亡到“自由女神”国度的出家人,“出家”既是他的宿命,也是他的隐喻。作者以较为广阔的国际视野写出了这个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与多元性:生于柬埔寨“红色革命”时期的他,全家人遭杀害,唯一的“妹妹”失散,历经了人生九九八十一难,“出家”成了真正“等是有家归未得”的背井离乡,本意逃离杀伐夺命的黑暗屠场,偏偏又浮沉于西方充满各种感官、精神诱惑的红尘俗世,最后沦落到仅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底层跳蚤市场。虽然有“无漏”的宗教修炼作为其待人处世的精神支撑,但人(哪怕在头上现

有灵光圈的“高人”)在现实世间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力、无奈、无助,莫过于此。何况,人的生死命运的掌控,在疫情时代更是连上帝佛祖都无法把握:“我”终于把“米勒”近半个世纪朝思暮想、心心念念的“妹妹”图图带到他的面前,然而,这对历经忧患、苦难和离散的兄妹相认的戏剧性场面,却以“米勒”突然死亡的生命结局,宣告了人类生命的脆弱与无救。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世界已变得面目全非。人的生命悲剧每天都在疫情肆虐之下以成千上万病例死去的数字上演,这是疫情时代人类无法把握、也无法主宰自身命运的“斯芬克斯之谜”。

再者,“出家”的多重含义与疫情时代“地球村”的消解及其人与人“隔离”状态的生存哲学探究。在经历了近两年疫情全球蔓延、各国纷纷采取封锁、“隔离”政策之后,卢新华对于人的生存困境及其现实境遇以及如何摆脱这一生命“囚笼”的哲学思考,显然已在《米勒》中显露端倪。作者在《米勒》中深切地表达了对疫情时代人类命运的深深忧虑与深刻反思:“整个世界像是患上了渐冻症,几乎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类成员都被看似小小的新冠肺炎病毒控制住住了,限制住了,再不能随心所欲地出游和探亲访友,甚至也不能如先前那般畅快地呼吸,人人的脸上都蒙上了一块遮盖布一样的医用口罩,以至于面目全非。”何以家为?既是形而上的哲学命题,更是当下人类的生存命题。因此,小说中的“出家人”岂止是曾经遁入空门的米勒一人,“我”和图图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都是去国离家、疫情期间更是“等是有家归未得”之人。当今世界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地球村”的瓦解和消失。在“地球村”时代,不同国度、不同肤色的人们交往日益密切与频繁,空间的阻隔日渐为交通的便捷所跨越和消弭。然而,疫情时代的来临,迅速改变了“地球村”时代人际交往密切和频繁的格局,“隔离”“封闭”这种医学上遏制病毒在世间传播的手段如今成了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常态。“隔离”与“封闭”,首先使人际关系由亲密无间变得疏离与隔膜;其次使人与人之间由相互信任、彼此亲善变成互怀戒心、以邻为壑。《米勒》中的兄妹俩,“跨过了约半个世纪的时光和浩瀚的太平洋而达成的重逢,是超越了苦难的沼泽和令人窒息的思念,以及人世间精神和物质的种种藩篱而终于达成的重逢”,岂料重逢即死别。当米勒猝死需要急救,“妹妹”图图茫然无措,“我”提醒她“可能需要做人工呼吸”,然而两人都不约而同怀疑他是不是“感染了新冠病毒”,“会不会是新冠肺炎呢?”虽然亲情迅速战胜了“新冠肺炎可怕的传染性和致命性”的恐惧,图图在“我”的指导下,对“哥哥”嘴对嘴做了长时间人工呼吸,终究回天乏术。救护车拉走了死亡的米勒,“一位女医生告诉他们他们会把送到附近的医院再做检测,看是不是感染了新冠肺炎。并要求我们也找地方去做检测,并尽量少接触人,实行自我隔离一周。”

从“出家”到“居家”,从“浪迹天涯”到“自我隔离”,这个世界在疫情时代的巨变,被卢新华敏锐地捕捉到并写进了小说《米勒》中。

# 《流俗地》：日常生活的诗学

□蒋成浩

黎紫书的长篇小说《流俗地》面市以来,凭借独具魅力的艺术风格,迅速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坛佳作之一。王德威与王安忆为小说所作的精彩序言,及豆瓣上居高不下的评分,都昭示受众对黎紫书新作的良性反映。黎紫书是马来西亚华语作家,近年来凭借小说集《出走的乐园》《野菩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为中国读者所知,且逐渐成为新生代马华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流俗地》是黎紫书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相较于《告别的年代》,《流俗地》在艺术上有了较大的转向,足够令人惊艳。黎紫书小说的“变”与“不变”都能在《流俗地》中找到痕迹。黎紫书的“变”主要体现在叙事层面,在她以往的某些小说中,常会给人一种叙事上的焦虑感,如何组织架构、如何讲述故事,这些形式上的探索成为其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难免流于“匠气”。如果说在其长处女作《告别的年代》里,黎紫书还在苦心经营如何架构长篇小说的叙事框架,那么到了《流俗地》,叙事在技巧层面已不再成为一个问题。《流俗地》见证了黎紫书近些年在小说叙事上的进步。《流俗地》展开了一幅大马华人的日常生活画卷,黎紫书熟练地切割时空,在“时间”的腾挪挪移中织成一张日常生活的“流俗”之网,共时性与历时性交织在一起,盲女银霞、拉祖、细辉、蕙兰等人物的命运就这样铺展开来。叙事的方式、技巧在《流俗地》中完全不留任何“匠气”,一切都那么自然舒卷,臻于化境。

黎紫书小说的“不变”之处在于她对日常生活领域的关注,大马华人的日常生活在她笔下是故事的集散地,是想象与价值的边界。有关日常生活的美学,西方不少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来洞悉透视,从波德莱尔、齐美尔、本雅明,再到集大成者的列斐伏尔,他们建构了社会学和美学意义上的日常生活。齐美尔认为,对现实生活空间的把握“植根于其关于日常生活的重要性的分析性见解中,即根植于对这些看似不重要的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在城市现代性的货币经济空间被决定、被体验、被表述的社会交往形式的重视”。黎紫书正是以敏感的艺术神经,着力捕捉日常生活的细节,于日常的褶皱处,勾勒世俗男女的存在状态。

不同于张贵兴、黄锦树等马华作家将沉重、宏大的国族叙事负载于文学之中,那是风风火火、爱欲蓬勃、杀伐决断的大马世界。相较而言,我更钟情于黎紫书笔下细水长流、悲欣交集的日常生活世界。日常生活书写不太合乎现代主义或写实主义,而更关乎作家对日常生活的生命体验,以及如何艺术性地处理、呈现这一世界。日常生活就是“常”与“变”的交织,中国现代作家沈从文更深入地对两者进行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1934年,在北京已经闻名出世的沈从文重返湘西,深入湘西溯流而上时,目睹沅河两岸沉寂无言的街道、乡民,引发他关于历史与日常生活的思考。他眼中观察到的湘西——

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存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比这个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

沈从文以一位文学家的眼光,看穿了芸芸众生生活的真相,生命的所有丰富性往往都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而沉浸于日常生活的“常”与“变”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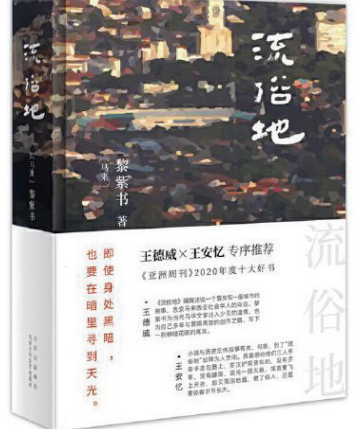
黎紫书对日常生活的洞见体现在对人命运、心理的把握上,《流俗地》以盲女银霞为故事的主线,一个双目失明的女性终日与黑暗为伴,如何找寻并赋予自我以价值,这是银霞所要直面的问题。日常生活于是就成了人物命运的演绎场,“盲女不盲”“眼盲心不盲”的文学心理学解读已成陈词滥调,正如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千篇一律,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于作者而言,关键在于如何将银霞置于她所处的日常生活的背景当中,以为她铺就自我救赎与摆脱黑暗的道路。小说中,银霞的生命经验就是在一次次遭遇与突围中不断成长,日常生活不再只是制造痛苦的根源,而有了更为丰富可信的内容。小说有一段写银霞到她的印度裔好友拉祖家做客,看到拉祖家理发店后供奉的“迦尼萨”,“迦尼萨”断了一根右牙,象征着为人类作的牺牲。拉祖的母亲对银霞说:

你看啊银霞,迦尼萨断一根象牙象征牺牲呢,所以那些人生下来便少了条腿啊胳膊啊,或有别的什么残缺的,必然也曾经在前世为别人牺牲过了。

这一番话让银霞大为震惊,如雷贯耳,又像头顶上忽然张开了一个卷着漩涡的黑洞,猛力把她摄了进去,将她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用另一种全新的秩序在运行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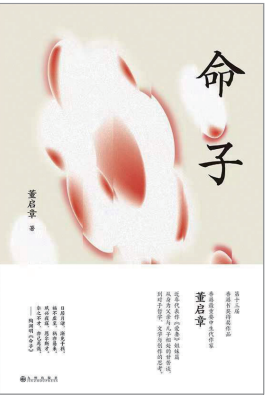
黎紫书小说里总是充满这些平静而“惊心动魄”的时刻,这一细节极大地考验了作家的思想境界与艺术水准,银霞因为一句话所遭受的生命震撼,是日常生活中“存而不显”的真实情境,黎紫书却能敏锐地洞悉人心,将它做艺术的呈现。《流俗地》中,银霞不甘于枯老于家中,她也数次有挣脱枷锁的机会,但现实迅速又给她痛击。就是在不断地感受“细微的喜悦”与“沉重的打击”之间,生活的丰富性与生命的韧性就更具震撼人心的效果。日常生活既是充满人性温情的所在,也是藏污纳垢的黑暗之所,既可以拯救一个人,也可以使其坠入深渊。它不是密不透风的铁板一块,不是琐琐碎碎的柴米油盐。《流俗地》中的人物群像,似乎找不到固定的主角,又好似没有一个配角,他们都浸淫在日常生活之中,肩负着自己的命运,在逼仄的生存空间里不断冲破既定的边界。面对在“光明”中挣扎的朋友们,身为“盲女”的银霞反而显得格外的笃定与超拔,她在黑暗中踽踽独行,找寻自我的救赎之路。

从《告别的年代》到《流俗地》,黎紫书始终聚焦于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经验,逐渐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日常生活诗学。《流俗地》令人惊艳的不仅是黎紫书在叙事上的已臻化境的能力,她“任性”地截断时间众流,腾挪挪移、引譬连类、穿插自如,更在于她对日常生活敏锐而富有洞见的把握,小说里许多现实生活中“存而不显”的细节,黎紫书都能精准地予以艺术的呈现,诸多神来之笔,令人惊叹。



## ■ 书 讯

### 董启章《命子》出版



近期,董启章小说《命子》由后浪出版公司出版。

《命子》书写父子日常相处的难题,从无法理解彼此的爱好而感到荒谬、无奈,到与儿子取得某种和解、平衡,道尽了天下父亲的心事。本书是董启章献给父亲的作品。附录于书末的再后记《悼父》一文写到:“这是一本关于他的孙子的,也同时是关于他的儿子的书。到了最后,又成了一本关于他儿子的父亲,也即是他自己的书。”在书写儿子的过程中,作家了解了身为父的自

己;又通过身为儿子的自己,了解自己的父亲。一代与一代之间身份的承继,让人对于“父子”关系有更深的感受。

董启章是当代香港文学的标志性作家,他能够将细腻的情感和深刻的哲理,用浅近的语言以贴合日常生活的方式表现出来,是认识香港文学不可绕过的一名作家。有评论家曾说:“因为有了董启章,香港有了另类奇观,一切事物平添象征意义,变得不可思议起来。这是文学的力量。”(宋 闻)



后浪起珠江 麦田迷宮……倪晨蔚 【评论】城乡迷宮与成长故事——《麦田迷宮》读后……林培源 真实的生活……朱秀海 柳 絮……戈 铎 松岗在歌唱……樊健军 冻 体……克 革 与马丽亚的四面之缘……张运涛 草帽歌……但 及 主持人语……蒋 蓝 实力榜:江河的远方……王剑冰 楠溪江畔

野驴泉……凌仕江 向上生长的村庄……周荣池 虚幻之门……陈元武 栏目主持人……蒋述卓 唐人“新南方写作”的“科幻”与“非科幻”……樊迎春

朝向“南方以南”的写作——兼一个非虚构的“南方”……余文翰 “新南方写作”以及幻想文学的可能性……梁宝星 如果我不曾见过炼铁厂(组诗)……巴音博罗 冬日午后(组诗)……吴 昊 若耶溪听雨(组诗)……郑亚洪 石岐河……陈 仓

封三 | 李德南 悦读

邮发代号:46-54 出版日期:每月1日 定价:15.00元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华乐路53号华乐大厦南塔10楼 邮编:510060 电子邮箱:gzwy1932@163.com 微信号:gzwy1932

《长江文艺》原创 2022年第04期目录

小说坊 短篇 笨狗司派克 | 王 手 浩林湖尔 | 阿尼苏 雄关 | 强 变 中篇 你的黑发 女 真 二零二五 山 眼 圣鹿 | 傅 菲

面对面 在小人物身上发现别致的光点 | 吴佳燕 王 手 忽有忆(11首) | 张二棍 秋日郊外(9首) | 熊 曼 在低音区徘徊(8首) | 芦苇岸 运河三世 | 梅 浩

家乡书 自由谈 在人生横截面中显现的文学筋骨 | 刘 波 文学之筋骨与诗歌的力量 | 卢 楨 语词意识及其“微生态”的培植 | 余 锐

自由谈 雨山公墓 | 李星锐 跟在欲言又止的边界上(创作谈) | 李星锐 问题意识 碎片化思考与碎片时代的“观念小说”(桂林稿) | 张 莉

新现场 从美滴出发,停泊于“伤逝” | 贺嘉钰 “流动”的“准民族志”写作 | 朱明伟 有鲜明问题意识的女性写作 | 闫东方

三官殿 艺术的疗愈 | 陈 鄂 翠柳街 在挚爱与自省中埋首人间 | 丁东亚

《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 2022年第04期目录

好看台 中篇 上岭恋人 | 凡一平 南方 | 胡学文 黑鸟 | 张惠雯 在阁楼 | 艾 玛 尼采魔咒 | 胡丹娃

短篇 团年 | 吉米平阶 净脸 | 陶雨群 阿姐还在真理街 | 吴 君

锐青年 告别之年 | 张玲玲 推手推 鲑鱼 | 赵 雨 谈艺录 “现实”的可能性 | 李 浩 再回首 生命之光:王者油画作品展 翠柳街 先锋叙述、抒情声音与层叠的南方 | 苑 博

地址:武汉市武昌东湖南路翠柳街1号 电话:027-68880620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37/1 邮发代号:原刊38-6 选刊38-411

《中国作家书系》 图书出版征稿

凡出版图书作者均赠送下年度《文学报》

南京远东书局成立于2000年1月,20多年来,与全国多家出版社合作,为全国专家、学者、知识分子编辑、策划、出版各类专著提供服务。卓越品牌,值得信赖!现继续征稿:

一、凡社科、文学、艺术、理论专著,方志、家谱、科研、教学、医学等作品均可出版。使用正版书号,独立CIP数据,图书出版后可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方网站验证。

二、作者将定稿作品电邮或寄达编辑部,初审后即可签订出版合同,出版社三审后一个月内出版。

三、编辑部将对出版的图书作品,安排在《文艺报》或《文学报》等报刊发布书讯。

四、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出版收费低廉。图书出版后,将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本信息长期有效。

有意出版个人专著者请联系: 出版热线:02551939999 18951979999 主编:陈德民(作家、评论家) 投稿邮箱:ydz368@126.com 地址:南京市将军大道20号中惠国际大厦9座5楼南京远东书局编辑部。